

兄妹倆

黎 白 著



兒童讀物出版社

兄妹倆

黎 白 著
吳 文 淵 等 畫



兒童讀物出版社

書號：文 1001 28 開本 29 千字 定價 2,300 元

兄 妹 倆 (高)

著 者	黎 白
繪 圖 者	吳文淵 李天心 嚴箇凡
裝 幀 者	馬 如 瑾
出 版 者	兒 童 讀 物 出 版 社
	上 海 延 安 西 路 一 五 三 八 號
印 刷 者	上 海 市 印 刷 三 廠
總 經 售	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

1954年4月第1版—第1次印刷 1954年12月第1版—第4次印刷

印數 25141—28160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陸號

寫在前面

親愛的小朋友們：我寫的這些故事，並不是一些童話。在朝鮮，我親眼看見過書裏的小主人公，和他們一起防空、一起玩、一起談過。當然，許多朝鮮小朋友的名字我都沒有記住，在故事裏，名字是假的，可是事情是真的。

當你們在可愛的祖國安靜地上學的時候，和爸爸媽媽一起看電影或是在家裏聽收音機的時候，你們不曾想到，這是多麼幸福啊！這個時候，你不要忘記在祖國的東北邊大門上，我們的兄弟國家——朝鮮，被美國帝國主義殘害得多麼厲害。像「孩子的仇恨」這篇故事，只是朝鮮小朋友們中間普通的事，就是這種「普通」的事，你就能够想到是多麼痛苦！失掉父母，沒有書唸，國家受着災害。可是他們多勇敢啊！他們自己唸書，他們的友誼特別親密，他們互相幫助，要學好本領爲祖國效勞。親愛的小朋友，我們過着多麼幸福的生活啊！要更好地學習呀，要學習朝鮮小朋友的勇敢和互助的精神啊！

目 錄

兄妹倆·····	一
一張像片·····	一九
孩子的仇恨·····	三〇

兄妹倆

一

十四歲的崔宗禹，手裏拿着一把包着鐵皮的木頭短槍，一邊走一邊對跟在後面的小妹妹說：

「崔喜子，要是撿着降落傘啊，我就要一條條兒，做個槍穗子，剩下的都給你，做裙子也行，做小布娃娃也行，反正都給你。」

「都給我，我要。」小喜子拉着哥哥的手。兩個孩子，朝着山溝裏走去。

「你可得聽我的話，要不，我一個人去撿去。」宗禹突然撒開拉着妹妹的手，瞪起小眼兒來，又朝山溝裏一指：「哼，昨天晚上，美國鬼子的飛機在山丟了好些照明彈，飛了一個晚上，哎呀，降落傘啊，又大又白，多極了。」小宗禹看着妹妹把小手指頭塞在嘴裏，那個難過的樣子，就又拉起妹妹的手，說：「帶你去，什麼都得聽我的，不許哭，不許要回來，回家也不許告訴媽媽。記住了嗎？」

哥哥把妹妹帶出來，還沒走了二里地，就老嘮叨這幾句話。妹妹聽了，感

到一肚子委屈：他把妹妹看得太沒有用處啦！喜子把手指頭從嘴裏拔出來，朝着哥哥，大喊一聲：「我記住啦！」

「哼！記住了，誰知道你不哭？走吧！」哥哥把木頭短槍轉了一個圈，嘴裏還「兵，」的一聲，自言自語地說：「又打死一個鬼子。」就東看看，西看看，拉着妹妹，向山裏走去。

「哥，我也『兵』一下，打死鬼子。」小喜子朝哥哥的木頭槍吐了吐舌頭。

「兵！」哥哥把槍又轉了一個圈，朝妹妹瞪起大眼來，「你也打？不行，你還小呢！你會放槍？你看！」哥哥閉上一個眼，把木頭槍朝眼睛上瞄了瞄，用左手那麼一晃：「看，你會？子彈頂上了。」他朝山後邊一棵小樹一舉，嘴裏喊一聲「兵！」



「又打死一個鬼子，你會？」哥哥把槍又轉了一個圈。

「我會打！」妹妹迫切地向哥哥說。

「不會。」哥哥用手叉着腰向妹妹喊着。

「我會，」

「你不會。」

「會！」

「不會！」

「就會！」

「就不會。」

妹妹喊得滿臉通紅，憋了一肚子的氣，兩個眼睛一閉，擠出了眼淚來，帶着要哭的調子叫着：

「我會，我會，我會！」

「又要哭了！不是麼？」哥哥板起臉來，「還撿降落傘去呢？哼！我拉你回去吧！」

妹妹連忙用手擦了擦眼睛，滿不在乎地說：「你才哭了呢，看，我一點眼淚也沒有。」她拉過哥哥的手來，朝那木頭手槍狠狠地斜了一眼：「哼，誰喜

歡你那個木頭槍，假的，我連看都不看。」

「那你還要放？」哥哥一點也不原諒她。

「我才不要放呢，一個鬼子也打不死。」妹妹故意把腦袋往旁邊看。

「不哭啦？」

「我就沒哭，一點眼淚也沒掉，也沒哭出聲兒。」妹妹連忙分辯着。

「好，那就一塊走吧！」哥哥又拉起了妹妹的手。走了幾步，那小手槍又在哥哥手裏轉來轉去了。哥哥嘴上像連珠砲似地：「乒，乒，乒，乒。」妹妹皺着眉頭兒，把手指頭塞到嘴裏，盯着那個在哥哥手裏轉來轉去的、奇怪的小木頭槍。

「哥哥，你看，那白的是什麼？」妹妹叫起來。

宗禹連忙跑過去。原來，山上的松樹太多了，中間有一塊白色的小石頭，遠遠看來，真有點像降落傘。

「呸！臭石頭。」哥哥不在意地朝石頭放了一木槍，嘴裏還一連串的「乒，乒，乒。」

「哥哥，可得都給我呀，你就要一條條兒。」妹妹也跑過來。
「拿去吧，全是你的，那不是麼？」哥哥朝松樹下邊一指。

「臭石頭，」妹妹咬起手指頭來了。

「走吧！上山溝裏找去。」宗禹拉上妹妹，就朝山坡上走去。

上山，栗子樹、松樹真多，數不過來。有時候，一隻山鷄從樹根底下大叫一聲，就飛走了。每到這時候，妹妹一定抓緊哥哥的手，吃驚地大叫一聲。哥哥就連忙「兵，兵，」放一陣木頭槍，算是打死了這隻嚇妹妹的山鷄。

兄妹倆，就順着山，上去了。

二

哥哥把木頭槍插在身上，拉着妹妹，一邊走，一邊埋怨妹妹：

「你看，都是你，非得跟我來不可。這麼半天，連個降落傘繩子也沒找着。要是我一個人，早翻了五個山頭了。」

妹妹也是一肚子委屈，她抓着哥哥的手，嘴裏咕囔着：

「天都快黑了，什麼也沒有，你光騙人，我回去就告訴媽。」

「什麼？你說什麼？」哥哥跳起來。

「我告訴媽！」妹妹再也忍不住氣，大哭起來。

「嘿，真够噲！又哭，又要告訴媽，下回再也不帶你來了，哼！」哥哥站住

了，有點嚇唬，又有點心軟。

「下回，我說什麼也不跟你來了。」妹妹哭着，聲音還是越來越大。

「給你！」哥哥皺着眉拔出小手槍，「看，看，多美的手槍啊，和真的一樣。瞧：『兵，兵！』」哥哥蹲下來，一連放了幾下子。然後，又看了看這小手槍，用雙手把它放在妹妹手裏，「來，你也來一下。」

「兵！」妹妹抓起槍就「兵」了一下。眼淚、鼻涕還沒流完，就笑開了。「嘿，又哭又笑，多沒出息。」哥哥給妹妹擦着鼻涕。

「兵，兵，兵！」妹妹什麼也不管了，抓着木頭槍，嘴裏一連氣地「兵，兵」起來。

「小姑娘，哭什麼呀？」突然，山後邊松樹林裏竄出來兩個人民軍打扮的人，朝他們笑嘻嘻地走過來。

哥哥抓緊了妹妹的手，把木槍奪過來，瞪着眼睛看着這兩個人。妹妹也不由自主地靠緊了哥哥。

「她什麼也沒哭！」宗禹上下打量着這兩個穿軍裝的人。

「什麼也沒哭，可就是流了眼淚。」那個滿臉鬍子的人民軍打扮的人走過來，給妹妹擦了擦眼淚。他的手絹又白又香。妹妹不由地看了看這手絹，小聲



地問：「這是降落傘做的麼？」

「什麼降落傘？」兩個軍人互相看了一眼。

「哥哥帶我檢降落傘來的，檢到了就給我做裙子。他還叫我不告訴媽媽呢！」妹妹還是小聲地說。

「啊，這麼回事兒。給你，這是降落傘做的，給你，給你。」那個大鬍子坐下來，把手絹塞到妹妹身上。妹妹笑了。大鬍子拉住妹妹的手問：「你說，你家裏就有媽媽麼？」

「是呀，爸爸也是人民軍，在前方打仗……」

宗禹一把拉過妹妹來，狠狠地拉了一下妹妹的衣角，說：「走吧！我們又不認識他。」

「哎！小弟弟，我們是人民軍，到這個山上搜空降特務來了，你怎麼那麼兇呢？呸，看！」大鬍子手裏搖晃着一枝鋼筆，又黑又亮。宗禹早就希望有那麼一枝好鋼筆，他閃了閃眼睛，嘴唇咬起來，看了看大鬍子。大鬍子回過頭來朝那個穿軍裝的瘦子說：「把糖拿出來，真是甜，給他們吃一點。」

那個瘦子從一個皮包裏拿出一包糖來，真是好看，用花紙包着，紙上還有圖畫和外國字兒呢。妹妹早就吃起來了。宗禹接過糖來，放到口袋裏，說：

「叔叔，你們抓着特務了麼？」

那兩個人互相笑了笑。大鬍子說：「嘿！沒有，不知道跑到哪兒去了。」

「那你們上哪兒去呢？」宗禹閃着眼睛。

大鬍子看了看錶，向瘦子說：「天快黑了，到他們家住怎麼樣？」

那瘦子朝兩個小孩看了一眼，說：「去就去吧，不過，得問清楚點兒。」

「哎，小弟弟，」大鬍子拉起宗禹的手來，把鋼筆塞到他手裏，「給你。」

「給我？爲什麼？」宗禹看着這兩個。

「哈，哈！爲什麼？因爲你是好孩子啊！」

「嗯！」宗禹把筆仔細看了看，真好，黑色的，還有花紋，筆尖金黃色，還有看不懂的外國字。他笑嘻嘻地問：

「叔叔，能寫嗎？」

「怎麼不能？」大鬍子拿過筆來在小本上劃着，真好寫，一條條的藍線。

「謝謝你，叔叔。」宗禹一拉妹妹，說：「走吧！」

「哎！小弟弟，我問你，你家裏有什麼人哪？」

「就一個媽媽！」妹妹搶着說。

「你看，天晚了，我們在你家住一夜行嗎？」

宗禹眨了眨眼睛，問：「就你們兩個人？」

「是呀！一大鬍子笑着說。」

「怎麼搜特務就來兩個人呢？」宗禹皺起眉頭來問。

「嘿，你真不懂事，搜特務的部隊可不少。我們倆是分着搜的。」大鬍子朝小瘦子擠了擠眼。

「那咱們走吧！我家裏就有媽媽和我，和小妹妹。」

「別人家呢？有沒有住軍隊？」瘦子問。

「嗯？」宗禹拉着妹妹，手裏玩弄着鋼筆，看着兩個人，連忙說：「沒有，什麼軍隊也沒住。」

「志願軍也沒有住麼？」小瘦子又問。

「沒有！」宗禹肯定地說。

「附近也沒有住？」小瘦子又問。

「沒有！」宗禹看了看小瘦子那兩隻精圓的眼睛，點點頭說。

「那咱們走吧！」大鬍子拉着喜子的手。

「走吧！」小瘦子把軍裝拉了一下，把衝鋒槍換了換肩膀。宗禹看着這槍，立刻也高興地把自己的小木槍拿出來。

「什麼？」瘦子跳了一下。大鬍子也瞪起眼來。

「槍，木頭的。」宗禹把槍轉了一圈，嘴裏「乒」的一聲。

「又打死一個鬼子。」妹妹朝那兩個人解釋着。

「等一等。」大鬍子又蹲下來，「誰給你做的槍啊？」

「我自己照着志願軍叔叔的短槍做的。」宗禹驕傲地說。

「那你說沒有志願軍。」大鬍子瞪起眼來，看了看瘦子，又看了看宗禹。

「前天就走了！」宗禹擺弄着槍說。

「上哪兒去了？」

「上前方啊。」

「好，咱們走吧！」兩個軍人互相又看了一眼，拉着孩子，朝山下走去。天，已經黑了。松樹的頂上，閃耀着小星星。

三

「媽，來了兩個人民軍叔叔，給他們做飯。」宗禹一進來就嚷。

大鬍子笑嘻嘻地抱着妹妹也走進來，小瘦子跟在後邊。

「大嫂子，辛苦啊，你男人也在部隊，咱們更親啦！」大鬍子放下喜子，

坐在地上，抽起煙來。小瘦子在門口向四面看着。

「那裏，那裏，我馬上做飯去。」媽媽頂起水罐子來。

「媽，我也和你去。」宗禹拿着小木槍跳過來，又揚了揚鋼筆，說：「叔叔給的。」

「那算什麼？」大鬍子也笑着說。

瘦子却攔住媽媽，說：「大嫂子，做點飯就行，我們有罐頭。」

「好，好！我打水去！」

媽媽和宗禹一塊出來了。

屋子裏，兩個人抽着煙，低聲談什麼。小妹妹一個勁兒吃着糖。在道兒上，宗禹對媽說：

「這兩個人不像人民軍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他們老是打聽咱這兒有沒有軍隊。」宗禹低着頭說。

「噢，」媽媽輕輕地說，「那麼你跟我來吧！」

媽媽說着，就很快地向前走去。

「不光是這個，」宗禹快步跟上媽媽，着急地說，「還有呢，他給妹妹一